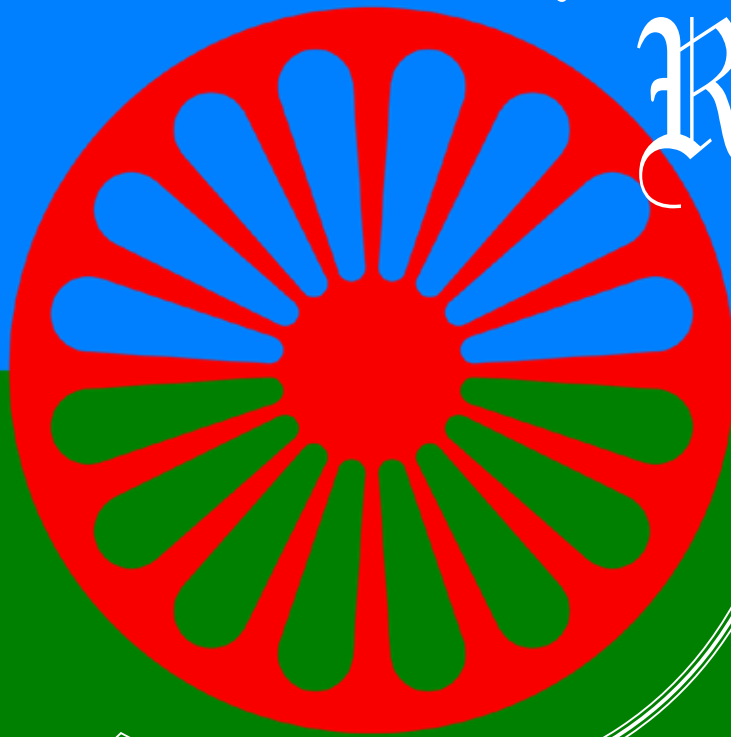


issue. 04

2020 APRIL

𠵿 行
chì chù

羅姆人
Romani



𠵿 為 左 • 𠵿 為 右
與 你 慢 步 踏 進 這 道 路

香港

Full ver.

年青人是 社會的未來

主編

近日，很多人說香港的年青人激進，但也有報導說香港的年青學生在科研方面取得佳績。

網上載：

徐立之教授接受訪問，表示香港產業向金融業傾斜，令志在科研的學生感前無去路，以致轉投金融界，若未來人材單一化「會限制香港未來發展，減絕自己的前途」。他更說：

「科研發展是長期投資，不能立竿見影。」(徐立之〈人材單一：港自絕前途〉)
是的，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，人材的培育是需要長期投資的，不能一蹴即就。

也有文章說：

「在亞洲地區，香港學術和科研機構的排名並不低，一些大學科技成果受到國際重視，問題是有關科研成果在本地沒有很大的發展機會，也得不到香港商家垂青，很多科研成果要轉到外地，才有發展的空間。」(〈香港科研為何開花不結果？〉)

對，就是機會！要讓年青人有機會尋找自己的夢想，實現自己的理想！
《彳亍》的創立，就是與年青人同行，一起放眼世界，尋找理想！

出版：大使命中心

日期：2016年04月

編輯委員會：徐國銘、謝慧文、葉子良、郭靜嫻

主編：陳惠雪

編輯：梁梓傲、張晞蔚

設計：梁梓傲、張晞蔚

©大使命中心

書名 彳亍，音斥束，意思是小步行走。



上帝的話 作者/ 陳惠雪

上帝的話
羅姆人

我不願意 叫他們餓著回去

根據香港政府公佈，2014年的整體貧窮人口為96萬(參www.povertyrelief.gov.hk/sim/pdf/2014poverty_pp.pdf)，無論你是否同意香港政府的計算方法，香港有一大群人生活在貧窮線下是不爭的事實，你會怎樣思考這個問題？

扶貧資訊網引述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研究，其中有這樣的一段說話：要改善貧窮人士的生活，除了直接給予基層人士金錢支援，還可以有甚麼形式？我們的社會能否讓貧窮人士有更大的經濟參與空間，並讓他們在參與中真正提昇自身生活質素？(http://poverty.org.hk/list_research/63) 換句話說，社會是否給予他們機會改善生活？

耶穌基督在世上事奉的三大要項是傳道、趕鬼、治病，先讓我們看看耶穌怎樣看祂的事奉。當日祂回到長大的地方拿撒勒，安息日照著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，站起來要念聖經。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，他就打開，找到一處寫著說：「主的靈在我身上，因為祂用膏膏我，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；差遣我報告：被擄的得釋放，瞎眼的得看見，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，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。」(路四16-19)

耶穌選了這段經文作祂的「使命宣言」，並且身體力行，走遍各城各鄉，在會堂裏教訓人，宣講天國福音，又醫病、趕鬼。耶穌有一副憐憫的心腸，非常關懷被歧視的、生活窮困的家庭；也體恤人的肉體需要，行神蹟使數以千計的人吃飽。祂說：「我不願意叫他們餓著回去，恐怕在路上困乏。」(太十四13-21，十五32-38)

耶穌的跟隨者中有漁夫、稅吏，也有曾被鬼附的女子、官員的妻子，就是有錢的和貧窮的祂都接納，絕不會歧視任何人。假若，我們是跟隨耶穌基督的人，我們應怎樣思考香港貧窮人的需要？如何幫助這一大群生活在貧窮線下的香港人。

這一期我們介紹東歐國家裏的羅姆人，他們也處於社會的低層，被當地人和政府所歧視；然而，神也賦予他們的音樂天份，並且是眾所皆知的。我們是否應該效法耶穌的憐憫心腸，關懷他們的身、心、靈，並給他們機會呢？



孤-GO-MAP 牧的地 作者 / Rebecca

東歐 羅姆人

根據聯合國統計局的定義，東歐包括以下國家：

白俄羅斯、波蘭、捷克、斯洛伐克、奧地利、匈牙利、斯洛文尼亞、羅馬尼亞、塞爾維亞、保加利亞、摩爾多瓦、烏克蘭、克羅地亞、阿爾巴尼亞、希臘、馬其頓等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這些國家大都為前蘇聯所併吞，或成為蘇聯的附庸國。即或不然，政治上也由共產黨執政，經濟上多採用計劃經濟體制。

民族方面，以斯拉夫民族為主體。信仰方面，人民多信奉東正教，但共產黨時代，官方推行無神論，近年來伊斯蘭教也在那裏興起，但基督教會卻不很興旺。


前蘇聯瓦解後，這些國家紛紛獨立，政治上推行民主，經濟上建立市場經濟體系，一些加入了歐盟。2008年的金融海嘯衝擊這些國家的經濟至今，也由於全球經濟的前景仍不確定，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都受到限制。最近，大批敘利亞難民由這個地區取道前往中歐或西歐，使加重了這些國家的經濟負擔。

本期所介紹的羅姆人(吉普賽人)，在歐洲約有1,000-1,200萬，分散在各地居住，而分佈在東歐各地的不少，從以下圖表可以大概看見羅姆人的分佈。根據羅姆人的組織說，以羅馬尼亞最多。所在國家的經濟既不發達，東歐羅姆人的經濟需要更排在榜末，受盡歧視，使他們苦上加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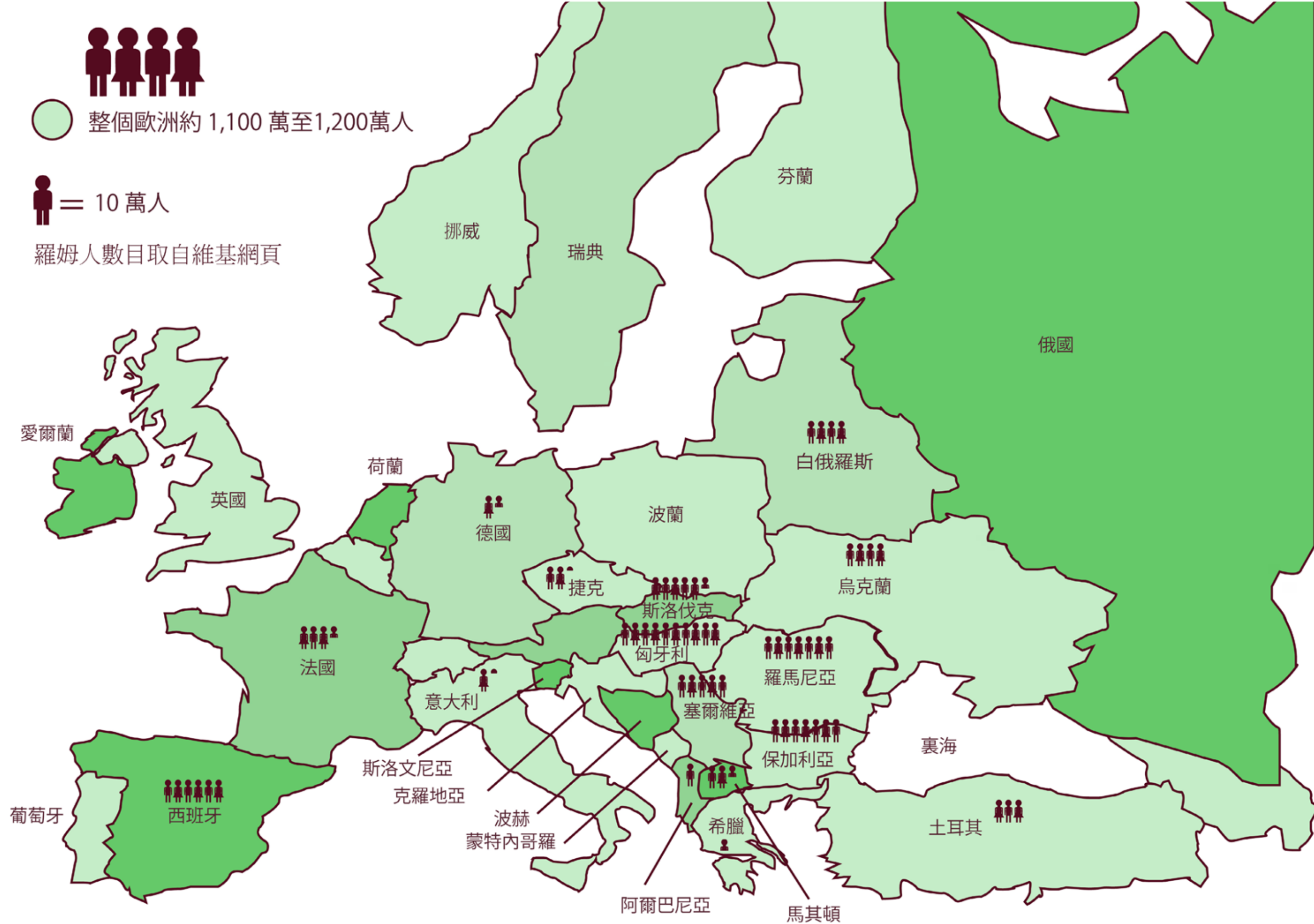


真實羅姆


○ 整個歐洲約 1,100 萬至1,200萬人

 = 10 萬人

羅姆人數目取自維基網頁





在家庭營臨別之際，我送給年青羅姆女生Viki一張名信片，上面用英文寫道：

“You are a brave mother and God's great daughter. You are also our good sister and good friend.”

這短短的兩句話是我對她的讚美和欣賞！19歲的Viki所擁有的身份和人際關係，是那麼豐富和真實！我也驚訝我們竟然相遇並且可以有連繫。或許這張Balaton的名信片會使她記得青春歲月裏的某年夏天，曾與我們這些異國人一起在匈牙利渡假勝地Lake Balaton度過一個特別的假期，這假期是匈牙利人牧師Pastor Mihaly 對Görögszállás村羅姆人的一番心意，大使命中心出錢籌辦。

70多人「困在」狹小的渡假屋裏四天，發生了許多始料不及的事。從清早一起吃早餐，日間辦些兒童唱遊活動、成年人講座，到晚間與羅姆人一起排隊洗澡，我們在一起生活，這些實在的經驗與以往對流浪者羅姆人的浪漫想像多不同啊！

Maria 一家三口相依相親，時常可以看到溫馨的場面。她有一位懷孕的伴侶。在這所渡假小屋的院子裏，「上帝會否愛同性戀者？祂是否接納這樣的人？」如此深邃的問題也被討論過。我想：除了上帝，沒有人能給予她們真正滿意的答案。也許有一日，當她決志信主的時候，就是她願意將自己的一切交在主的手裏，無論那是一個缺陷，還是一份美麗，主都會接納並且加以修正。在營地，每一晚的洗澡時間，我都看見這三口子總是最後在浴室出現。

一個天色矇矓的傍晚，9歲的Niki 坐在Lake Balaton 岸邊聽音樂，給我介紹她喜歡的女歌手和歌曲。看著她那被微風吹拂的臉，我就想起自己也曾坐在九龍尖沙嘴維港海傍，給主耶穌寫過一首歌：「悠悠那一片海，是祢的吻偷偷接近……」。看見美麗的小Niki，實在沒有厭棄羅姆人的理由，反而想擁抱她輕吻一下。

記得有一次在晚飯桌上，我與一個基督徒羅姆家庭同席，席間哥哥低聲用匈牙利語說了一句話，爸爸替他用英語翻譯出來，說：「他喜歡妳！」哥哥的臉上呈現出一份少年人的羞澀，未幾妹妹也加入。這突如其來的表達叫我驚訝，我見識了羅姆人的熱情，連示愛也是一家人那麼齊心！羅姆人天性感情豐富，無論是哀傷、愛惜等情感表達，都是直接而坦率的。或許，從這種表現稍微可以看出，為何羅姆人生活圈子中常見到年青的懷孕者。若你也能看見，主耶穌最擅長在神的兒女身上將各樣情慾轉化為聖潔純淨的愛，你便會感悟到這四天在屋子裏靜靜地起了奇妙的變化。

Jacob，我們的加拿大隊友，也是最年青的隊友，時常給我們帶來歡樂。我們跟羅姆小孩排演摩西帶領埃及人出紅海的話劇，他飾演將要被海浪淹沒的埃及兵丁，我們搖著人造風浪急切提示他：「Jacob！瞓低！」Jacob立即回問：「What is『瞓低』？」我們頓時笑歪了。因為時常忘記了他的生活背景，誤把這個華人臉孔的加國男孩當成「自己人」，其實Jacob只會說英語，廣東話一竅不通。「華人」這個詞語有這麼一個獨特之處，這支17人的短宣隊伍，來自美、加、香港，縱然Jacob承傳了祖父母和父母的華人血統，但若把「中華」強加在他的身上，便扭曲了他的歸屬感。

旅程中，神藉著一位宣教士與我們分享「認識自己是哪一類型的人」，也可以好好了解同伴的類型，有助於我們相處；想不到這分享竟成了我的心靈「救贖」。了解自己是內向屬性（從安靜中思考汲取能量），非外向屬性（從活躍社交中汲取能量），日後再不會因為要勉強自己多說話而感到為難。若我們都懂得自省：「為何不讓對方用最適合自己並且舒服的方式生活呢？」那麼，我們與外族群體相處時，便會減少許多偏見和衝突。

「羅姆」(Roma)一名的意思正是「人」。Balaton的小屋裏集合了許多「人」的縮影。人的一生都在尋求接納與被接納——神和人的接納；我們在掙扎中真誠地面對自己；我們有屬地和屬天的身份。一個清晨，我在湖邊靈修，讀到以西結書三十七章的預言，枯骨重新連接長肉，加了生氣，最終成為一支神國軍隊。我讚歎！我看，上帝看準羅姆人是一支生力軍，尤其是年青的羅姆人，若我們尊重、發掘和欣賞他們的潛力，他們成為精銳的上帝軍隊指日可待！





誰是羅姆人

作者/ May

估計約有1,000–1,200萬羅姆人在歐洲，可算是歐洲最大的少數民族。他們是誰？其實，他們並不是完全陌生的，在影、視、音樂、旅遊所提及的吉普賽人(Gypsy)就是他們。不過，吉普賽人是一個誤稱，因為世界上根本沒有吉普賽這個地方。從前歐洲人誤以為這群外來者來自埃及(Egypt)，所以稱他們為吉普賽人(Gypsy)；也由於她們一直流浪散居，不同國家也為他們取了五花八門的名號，例如法國人稱他們為波希米亞人，西班牙人稱他們為弗拉明戈人，希臘人稱他們為阿金加諾人(希臘語是「賤民」的意思)……。

他們原是印度北部最低階層的「賤民」。根據文化人類學學者的研究，羅姆人源自印度西北的旁遮普(Punjab)地區，從第五世紀開始逐漸向外遷徙，千多年來不斷西遷，散居到不同的地區，今日落戶歐洲的約有1,100–1,200萬。至於有沒有來中國？有學者探究，在中國甘肅永登縣山坡上薛家灣村居住的7,600多人，懷疑是羅姆人。

到了1971年，他們站起來要求國際社會稱他們為「羅姆」(Rom)；因為在他們的語言中，這是「人」的意思！

作者/ Matthew

國際孤兒

羅姆人長期自成一群，有些仍過著游牧生活。在東歐實行社會主義時期，政府禁止他們過游牧生活，迫他們放棄馬車上樓。但共產政府垮台後，有些羅姆人因教育水平低，成為第一波失業潮受害者，因為無錢交租，有些人聚居在無電力、去水道、清潔等公共服務的非法社區。因以往各國曾實施多項同化方案，有些也變得依賴社會福利，使許多人認為羅姆人「為領取社會福利，都生很多孩子」。(摘自GlobalVoices 文章)

他們在國際上經常被排斥，不被接納，甚至出現國際性的「羅姆人排斥現象」(Roma Exclusion)，因而被稱為「國際孤兒」。昔日，羅姆人四處流徙，是因為民族特色和文化傳統；今天，他們無安居之所，卻是因為國際間的偏見、排斥與欺壓。在他們當中，最常見的是教育不足以致無人僱用、低薪剝削，也因此沒有生計而要偷竊搶掠，或淪為娼妓、販賣人口、濫藥酗酒，加上少年早婚、家庭暴力、青少年問題接踵而來；羅姆人遂成為被社會厭棄的一群「麻煩製造者」。

歐洲聯盟(European Union)發表了一份《協助羅姆人融入社會策略 — 2020》(Framework for National Roma Integration Strategies up to 2020) 報告，12個東歐國家的政府宣佈2005至2015年是「協助羅姆人融入社會的十年」(Decade of Roma Inclusion)，十年過去了，仍未能在本地面層面上看見顯著的成果。

羅姆人在經濟、教育或政治方面仍處於社會的邊緣，而一些羅姆人仍以行乞、賣藝、占卜、拾荒過活，並且代代相傳。一些人口販子放目於羅姆人小童、青少年、婦女身上，無論這群被定為目標對象的是自願還是非自願，他們已被加入為製錢工具。當他們發現實情時，還可以選擇嗎？

被分

作者/ Melody

羅姆人在歐洲到處流浪，有不同的際遇：有憑著音樂才能或巧手工藝而受到讚賞，但也有面對被逼同化、放逐、奴役，甚至死亡。一個又一個世紀過去了，寄居地的文化、語言和宗教與羅姆人的宗教表達、方言、語言及文化習俗彼此交織，雖然仍保留著平民化的文化和語言，但不同村落族群的羅姆文化已經不一樣了。他們的共同標誌就是與非羅姆人分隔，原因是羅姆人的獨特文化和語言，以及長期受到歧視。



其實，歐洲人對這些到處流浪的客旅並非時刻都充滿著敵意的。有學者認為，早在十一世紀拜占庭帝國西部已有羅姆人，至十二世紀時人數大量增多，到了十四世紀，羅姆人已在巴爾幹半島落地生根。中世紀的宗教文化鼓勵接待四處遊走的朝聖者，並視為「榮幸」，所以羅姆人在音樂和工藝方面的才能備受推崇，甚至令皇室貴族羨慕。十九世紀初期塞爾維亞人對抗突厥人，以及1875年波斯尼亞農民起義反抗突厥人，羅姆人都有參與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，羅姆人也與塞爾維亞人並肩作戰。

但是，歷史同時也強調他們非我族類。David Crowe認為，歐洲自從被突厥人征服後，對外來有色人種普遍產生畏懼；加上中世紀以來，這些到處為家的族群總帶著一點神秘感，使隔膜更深。雖然羅姆人在工藝方面對社會貢獻良多，但「各色各樣的謠言，充斥社會每個角落」，阻撓了他們被接納。Hancock更指出，「反吉普賽主義」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已有幾個世紀之久，強迫同化、經濟制裁、綁架孩童以施行「教化」，以至虐待和殺害，為求控制或根除羅姆人。十四世紀，在今日羅馬尼亞(Romania)境內強迫他們為奴隸，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廢除，卻很少引導他們重新投入社會。第二次大戰期間的大屠殺(the Holocaust)，可說是對羅姆人最有組織的集體迫害，羅姆人稱之為Baro Porrajmos (意思是大吃噬)，約有20萬至150萬羅姆人遭殺害。

隔的民族



1999年，住在斯洛伐克的Marian，妻子患病死去，獨自傷心地撫養5個年幼的孩子。後來獲侄兒邀請到瑞士一起作街頭演奏。他在那裏參加瑞士人的教會，並且信了主，更遇見了寡婦Elisabeth，兩人墮入情網。但Elisabeth的家人和教會裏的一些弟兄姊妹都認為，羅姆男人不能娶一個瑞士女人。幸而，Elisabeth得到神的指引，離開家人，賣掉房屋，嫁給Marian，搬到斯洛伐克去。後來，Marian成為了傳道人。

匈牙利的羅姆人牧師拉法，其貌不揚，是個駝子。他在基督教一個網站上認識了現在的妻子，從筆友開始。師母並沒有以貌取人，願意下嫁。奇怪的是，師母的基督徒父母不嫌獨生女嫁給羅姆人窮傳道，反而是保羅的羅姆家族不喜歡這個樣子甜美、皮膚白皙的匈牙利媳婦，認為匈牙利女子不懂煮飯、料理家務和帶孩子。”



將愛買回家？ 保加利亞的新娘市集

每年春天的聖狄奧多日(St. Todor's Day)，保加利亞除了有大型的馬市集外，羅姆人中的卡萊德吉族(Kalaidjii clan)會在普羅夫迪夫(Plovdiv)舉辦「新娘市集」，目的替自家女兒在宗族內找尋結婚對象。這與上一期所提到的印度「包辦婚姻」一樣，是香港的年青人不能接受的。

「新娘市集」的場面非常熱鬧，像嘉年華一般。13-20歲的女孩子們(她們的適婚年齡)全都打扮得漂漂亮亮、時髦髦，在空地上唱歌、跳舞、聊天，而父母們遙遙在她們背後觀望。羅姆人的男孩會和朋友一起前來，試著和自己喜歡的女孩聊天。當男女雙方互有意思，決定結婚，女孩的父母會和男方議價（傳統價錢為\$5,000-10,000 BGN，約為\$22,027-44,054 HKD），讓男方將女兒買回去。當年，女孩身上還會標上價錢，站在台上被競價拍賣，現在已沒有這種情況出現了。

新娘買賣這個古老的婚嫁模式，其實是由他們的傳統觀念所造成。保加利亞的羅姆人大都是虔誠的東正教徒，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不准往來，女孩在15歲或更年青時就不能上學，以免受到誘惑，失去處女之身，所以年青的男女就只能在這個市集互相認識。

而在新娘買賣涉及的大量金錢，背後所代表的是雙方家庭對這對年青人的承諾和擔保。男家付出大量的金錢，以證明自己的兒子有經濟能力去給女孩安穩的生活；女家以高價標售自己的女兒，表明他們對女兒的純潔、美麗非常自傲。時至今日，很多父母都只是象徵式的議價收錢，作為履行傳統，買賣所得的金錢大半會成為給新家庭的賀禮。

隨著社會開放，羅姆人的傳統也漸漸失落，「新娘市集」不再是男女初相識的場地。取而代之是年青情侶藉此向雙方家長介紹自己的伴侶，讓他們更容易接納對方的場所。面對經濟不景氣，出國打工者日增，縱使市集不再有其實際功能，但組織者仍希望能藉此市集，給離鄉的年青羅姆人多一個回家認識傳統文化和同族年輕人的機會。

香港的年青情侶談婚論嫁，有時也會出現像「新娘市集」一樣的場境，不過女孩子的價值從禮金換成房子的大小。好些情侶更因為雙方父母在置業的問題上有所分歧，而被逼將婚期一拖再拖。看來一段感情要修成正果，無論是哪個民族，都無可避免地與經濟掛鉤。

出生有「原罪」！

里卡爾多拉奇是2015年在匈牙利誕生的第一名嬰兒，出生後立即成了話題人物，不是電視台來訪問，或得到很多人的恭賀，而是引來匈牙利、甚至整個歐洲對種族歧視熱烈的討論，只因他來自一個羅姆人家庭。

匈牙利極右翼政黨「更好的匈牙利運動」(Jobbik)的副主席Elod Novak借機發表針對羅姆人的煽動性言論：「匈牙利人口不僅僅正災難性地急劇下降，很快我們在自己的祖國會變成少數民族。甚麼時候羅姆人會決定改變匈牙利的國家名稱？甚麼時候我們才能解決我們國家面臨的這個最大問題？」支持者跟著指摘羅姆人：「像老鼠、像寄生蟲一樣大肆繁殖！」

Jobbik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，開宗名義反猶、反移民(尤其是羅姆人)。他們自2010年國會大選開始崛起，並在2014年的國會大選中，保持第三大黨的地位。Jobbik一直把「反羅姆人」當作重要政綱，曾宣稱應該將所有無法融入社區的羅姆人送到「保護公共秩序營」(public order protection camps)去集中看管，以幫助他們戒除犯罪的習慣，並確保小孩都會上學及參與公共事務。而那些無法「回歸文明」的羅姆人，必須一輩子留在營地，每次離開營地前必須登記，並在10點以後實行宵禁。

哈佛大學FXB醫療及人權中心2014年初的報告指出，自2008年以來，匈牙利人對羅姆人的暴力、殺戮、仇視羅姆人的軍事訓練和宣傳等，都不斷加增。2014年，一位羅姆人牧者到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參加福音會議時說：「我們來參加會議，入住這間酒店，或多或少會擔心本地的工人會否給我們難堪。因為過去幾年來，發生超過60宗本地人攻擊羅姆人的殺人或放火事件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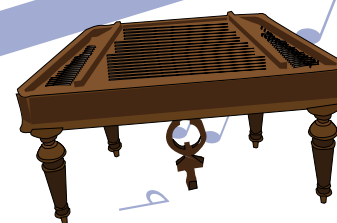
根據BBC的專訪，里卡爾多一家住在南部毛科鎮附近的小村裏，與附近的人相處融洽，父親在社區工作，兩個姊姊在上幼兒園。他的母親表示：「人不應該從一生下來就被貼上標籤。」在神眼中，每個人人生而平等，都是祂所愛的，為甚麼羅姆人要有這樣的遭遇呢？在我們的四周有沒有一些被歧視的弱勢族群呢？我們要怎樣對待他們？

資料來源：
BBC-記者來鴻：新年伊始讓國家分裂的小寶寶 | 左翼21-歐洲的「新右派」？ | 程國儀：從風聞到眼見
Deutsche Welle (DW)- Hungary's top court rejects Roma killers' appeal |
The Irish Times- Far-right party calls for camps for Hungary's Roma



中途插播 | 知識 |

音樂・天賦・生命



羅姆民族具音樂天賦，加上生活環境的影響，大部分羅姆人從小就開始練習演奏。他們多使用一般傳統的西洋樂器，像是提琴、吉他、手風琴、豎笛等，以其獨有的風格在音樂上嶄露頭角。

從前為了求生，羅姆人每到一個國家，就會學習當地的傳統樂器，在婚喪節慶的時候幫忙演奏賺點錢。當他們流浪到了匈牙利，就會演奏匈牙利傳統的樂器欽巴隆琴(Cimbalon)。他們每到一個地方就結合當地音樂文化，和民族的際遇，轉化成不同的音樂和舞蹈。在巴爾幹半島，他們的音樂不只傳承羅姆音樂的固有基礎，也融入當地民謠，帶著狂歡與惆悵的雙重感覺，也與在西班牙發展出帶著悲情滄桑的佛朗明哥不同。近年，年青一的輩會試著創作當代流行的音樂，像是捷克的嘻哈樂團gypsy.cz，以羅姆語、捷克語及英語寫饒舌歌詞，將羅姆人的聲音帶到更多人的耳中。

如果你想享受羅姆人的音樂，最好在夏季到東歐

去。每年7月，來自全球頂尖的羅姆人樂隊，聚集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瓦(Bratislava, Slovakia)，參加世界羅姆人節「吉普賽慶典」(www.gypsy-fest.eu/en)。市內各大小廣場都會舉行多場大型露天音樂會，在這幾天，整個城市都充滿了時而輕快、時而瘋狂的羅姆音樂，行人隨意起舞，加入愉快的歡呼行列之中。有時，他們更會以羅姆風格來演繹流行曲，令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為之瘋狂不已。若聽到羅姆風Gangnam Style伴上混合傳統羅姆舞步服飾的騎馬舞，你更無法不忘我地跟著一起瘋狂和唱，和身邊不認識的人共舞。這個音樂節除了讓人認識羅姆人文化外，也著意為羅姆族群重建形象，表現羅姆族群獨特的一面。

音樂和舞蹈，是神給與羅姆人獨特的天賦，神是不會虧待任何一個民族的！

2014年10月初，第一次到塞爾維亞探訪，牧者帶來了一個20歲的年青羅姆人作翻譯。他能說流利英語，是從卡通片學回來的，他還從網上自學作曲，把所作的歌曲放在YouTube上，希望自己的創作有一天能被人賞識。他希望奮翅高飛，闖一番事業，婚後生活不要依賴父母，這位青年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看見另一面的羅姆人。

資料來源：
Crystal - 吉普賽舞- 漂流四海大不同
BBC- 記者來鴻：吉普賽音樂淡出舞台？
嚴瑞祥- 教授世界音樂文化
須文宏- 被迫能歌善舞的吉普賽人
Gypsy Fest | World Roma Festival- www.gypsyfest.eu/en

下期預告

以色列



相片徵集

拍下來,貼出去!

歡迎寄來以色列的相片，倘蒙使用，
將獲贈精美小禮物一份。

email: gcci852@gmail.com